

盖瑞·斯奈德
诗选

杨子 译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斯奈德诗选

杨子
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盖瑞·斯奈德诗选 / (美) 斯奈德 (Snyder,G.) 著;
杨子译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10
ISBN 978-7-5399-5427-1

I. ①盖… II. ①斯… ②杨… III. ①诗集—美国—
现代 IV. ①I712.2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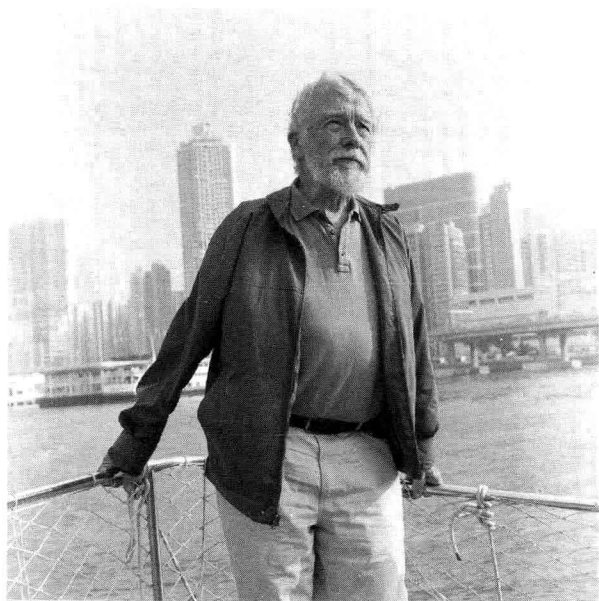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58160 号

书 名	盖瑞·斯奈德诗选
著 者	(美) 盖瑞·斯奈德
摄 影	大 食
责 任 编 辑	于奎潮 王娱瑶
装 帧 设 计	嫁衣工舍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0.875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5427-1
定 价	3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**Collected Poems
of Gary Snyder**

translated by Yang Zi



2009 年冬,盖瑞·斯奈德在香港。摄影 大食

盖瑞·斯奈德：他从未垮掉(代译序)

2009年11月27日晚，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演讲厅里，举办了“香港国际诗歌之夜”首场朗诵会。

朗诵会前，拔萃男书院一群学生合唱了杜甫的不朽之作《兵车行》。

舞台装置有点特别，诗人如演实验剧，坐在一捆捆硬如砖石的精装大书上。每位诗人朗诵后，都回到原来位置坐下。轮到79岁的盖瑞·斯奈德作压轴朗诵，他已经在那儿坐了差不多两个小时。或许是早年的登山运动和长年的坐禅内功，让他轻轻松松挺过这样的考验。

他朗诵的是2001年的作品《等人来接》。“站在行李认领大堂中消磨时间/……——开车来接的人还没到……我的前妻在她家里设网站/有一个儿子很少见面/另一个儿子跟他的妻子忙自己的儿女……/我九十六岁的妈妈依然独居，也在城里……我大部分作品/照目前状况/已经完成/今年的中秋是十月二日，/我吃月饼，睡在外面的席上……”(钟玲译)

对照 1960 年代的一首旧作，“彻夜 我睡在地上
在榻榻米上……/我双脚站在 行李当中/两手深深 插
进口袋/几乎 不能 入 睡。/我记得 那时我们在学
校/一起睡在 一张温暖的大床上/我们曾是 最年轻的
恋人/分手时 我们十九岁……我不在乎 就这么活着/
可有时 睡在户外/我又想起 我曾拥有你的时光”(杨
子译)，我们立即可以辨认出，这是同一个人，尽管两首
诗之间隔着半个世纪，它们的音调和气息，仍然是一样
的质朴、直接、安静、淡泊(只是今天的作品里多了一
些前世今生的意味)，让人怀疑，将他归入与吸毒、同
性恋、反社会、反体制纠缠在一起的“垮掉的一代”，
是否合适。

现在，他果然不承认自己是“垮掉派”，但他的确
是曾引发世界性狂热的“垮掉的一代”的一员，至少是
他们的战友。

在 1955 年 10 月旧金山“六画廊”那次划时代的朗
诵会上，艾伦·金斯堡朗诵了惊世骇俗的《嚎叫》——
第二年《嚎叫及其他》被有关方面指控为淫猥读物，遭
到查禁——盖瑞·斯奈德朗诵了他的神秘诗篇《浆
果宴》。

漫游在山野的印第安人

1930 年，盖瑞·斯奈德生于旧金山，青年时代在美
国西北部做过伐木工和护林员，“我做过的工作像我读

过的书一样多，这一点对于塑造我的自我意义重大”。

1950年代，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文系读研究生，成为杰出学者陈世骧的学生。之前他已被埃兹拉·庞德和阿瑟·威利翻译的中国古代诗歌深深吸引。与陈世骧的这段因缘，使他成为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和白居易的译者。

斯奈德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一直怀有崇高敬意。他将《诗·大序》里的“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，翻译为“诗歌可以规范夫妇，在家庭建立忠信的原则，加强人们的关系，提升文化，及改进公共良心”。他将中国诗歌奉为人类文明的指针，“过去两千年居住在长江黄河流域的人民所创造的诗歌……已经造福了这个世界，将来也会持续地教导我们，启迪我们”。

“香港国际诗歌之夜”期间，几乎所有媒体和提问者，都问到他对于寒山的翻译。大家的关切如此集中，主要因为寒山是一位中国诗人。

而寒山只是这位美国诗人的大千世界里的一道风景。斯奈德的视野之开阔，他那双行脚僧般的双脚所抵达的地点之众多，这些地点的历史、宗教、文化与人类学的内涵之丰富，实在令那些仅以他人诗歌为营养、在书斋里遨游世界的诗人望尘莫及。

我们只要看看他众多诗歌中的丰富意象，看看他所到达的地方，他眼里的万物与众生——目犍连、湿婆、佛陀、八大山人、赵州禅师；柏拉图、阿奎那、狄俄尼索斯、基督、毛泽东；郊狼、熊、鹿、鲑鱼，美洲越

橘、美国黄松、狐尾松、白皮松；皮纳凯特沙漠野餐，日本公共浴池洗澡；洋葱、胡萝卜、芜菁、土豆、青胡椒；美洲印第安人、日本人、印度人；摩亨约—达罗、京都、美国西部的山脉与水系；大地、山河、一切皆有佛性；劳作、远游、赤裸裸的性爱……——就可以知道，他的源头远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单一，他的宇宙中心既在最遥远最古老的地方，也在他身边的琐碎事物与平凡场景当中，在当下的每一瞬间。他悟到的真理，从来不是与活生生的人和自然断裂开的抽象。我们可以说，他在精神气质上更像一个漫游在山野的印第安人、大隐隐于人世的僧侣，而不是发达资本主义都市里的白人知识分子。

斯奈德走向东方，亲近禅宗，与他对基督教的失望有关。当他还是个8岁孩子时，家里一头小牛死了。他去问牧师：我家小牛能上天堂吗？牧师回答：不能。而佛教众生平等的慈悲心肠，令他感到温暖。

1956年，他开始在京都研习禅宗和东亚文化，前后在日本待了10年。其间曾在S. S. Sappa Creek号轮船轮机房工作9个月，航行世界各地，又与金斯堡结伴去了印度和尼泊尔。在他引导下，金斯堡成为佛教信徒。但金斯堡的师傅在喇嘛教里属于异端，重享乐，主张性开放。斯奈德修习的是临济宗，而临济宗鼻祖义玄禅师的训诫是：“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此不是尔久停住处，无常杀鬼，一刹那间，不择贵贱老少。”义玄显然应归入正宗佛教，金斯堡的师傅则略带邪魔色彩。这正是金斯堡的诗歌更多地指向世俗和社会，卷

人肉欲和癫狂，而斯奈德的诗歌在自然和人世皆可从容无碍、得大自在的深层原因。

生活的先知

1969年斯奈德回到美国，此后一直住在内华达山脉，教书、写作、致力于环境保护。进入1970年代，他比任何与“垮掉派运动”相关的诗人都更受人尊重，被奉为生活的先知、伟大的解放者和保护生态平衡的圣人。

1966年，斯奈德在内华达山区买了100公顷土地。房子是自己造的。他不抗拒现代生活，但电网一直没有铺过去，所以他那儿整整25年没通电。最重要的，是要有一间禅堂。有了它，斯奈德的家变成禅修中心，而他多了一个角色——禅宗师傅。

“1967年，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25岁。她学的是英国文学，很有艺术天分。现在她是平面设计师。她不是纯正的日本人，有点冲绳血统。”斯奈德与前妻上原雅的儿子玄（Gen）告诉我。

“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父母每天早上都会打坐冥想半个小时，每天我都能听到冥想开始的钟声。”

玄自童年时代就跟父亲住在内华达山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里已成“退役”嬉皮士的大本营，从当年的两三百人增加到今天的七八百人。“隐居”在这里的嬉皮士们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做派，玄记得“他们都戴

着很多首饰，大耳环，大胡子，长头发”，“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去过印度，他开车送我们去学校，车里没有座位，倒是挂着印度神像！”

玄帮助父亲看护山林、割草、伐木、种菜，像年轻时的斯奈德一样，是个健康的户外体力工作者。

“我最主要的任务是了解我父亲。”他十来岁就开始读父亲的作品，长大后读“垮掉派”的作品，喜欢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、雪莱和济慈，但“埃兹拉·庞德的思想对我的影响更大”。他也读《道德经》。

“父亲提出这样一个观点：所有社会成员都应享有重新自我定位的机会。这是社会发生变化时我们经常忽略的一点。典型的欧洲美国人都有种偏见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对立的，城市人口代表前者，乡村人口代表后者。我父亲认为人们应该走出这种误区，找到更好的出路。”

末法时代的馈赠

这次活动，斯奈德是绝对的明星。他饱经沧桑的脸、不带任何表演色彩的朗诵、袈裟黄的T恤和脖子上的佛珠，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。挂在耳垂上的两粒银色耳钉让人想起他那些充满“垮掉派”气息的诗句，“我的长发塞在帽子下/我的耳环留在汽车里”（彭予译）。

“明年5月我就满80岁了。20年前，我在加州大

学戴维斯分校兼职教书，当时山区有一拨人，包括学生和原住民，每周都来和我一起打坐冥想。我用各种方式帮助不同的人，让他们学他们该学的、做他们该做的，让他们更好地了解禅。

“儿子20岁那年，我娶了个日裔美国女人，纯日本血统，出生在美国，她有两个女儿。我会说日语，而她不会。后来她被查出得了一种罕见癌症。从那以后，她接受各种治疗，我负责照顾她。我完成了《山河无尽》。我和妻子开始爬山、远足，但她病情加重，两个女儿又都上了大学，为全力照顾她，我辞去了教职。我不再写诗，也很少给人写信，直到2006年6月她去世。从那时到今年6月，我深居简出。现在我参加的公众活动比以前多了，其中一项就是接受北岛的邀请，来到香港。我已经很多年没离开美国了。”

惠特曼和狄金森之后的美国诗歌是很难排出一个座次的。但如果我们把斯奈德的诗置于今天这个“破碎的、焦虑的、疏离的”时代背景中，置于包括《嚎叫》和“白白派”在内的有着强烈死亡冲动的美国当代诗歌的背景中，就会清晰地发现它们拥有无比珍贵的价值——那种大乱中不动不摇的力量，那份末法时代的安详与澄澈。

他从未垮掉，从未卷入绝望的漩涡。早年，他从东方汲取智慧；今天，他将它回赠给我们。二十多年前，金斯堡、凯鲁亚克和摇滚乐连同吸毒和纵欲的生活方式席卷了许多中国青年，催生出奇异的、混乱的活力；今天，当中国在长时间的冒进与折腾后慢慢回归常

识，斯奈德的来临，正是时候。

倾心东亚文化，对基督教不感兴趣

杨子:您在二十一二岁时喜欢上了中国诗歌，而我这代中国诗人，恰恰是在二十一二岁时开始大量接触到西方诗歌，尤其是美国诗歌。我想知道，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接触并且喜欢上了中国诗歌。

斯奈德:我一直对各种诗歌都很有兴趣。我在西海岸的山区登山、在山林里工作的时候，与自然频繁接触，这时我开始翻译中国诗歌，体会到其中的诗意。其实我不仅对中国诗歌感兴趣，也被东亚的一些山水画打动了——包括卷轴和手卷。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东亚山水画收藏颇丰，我10岁、11岁时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山水画。同时我也对美国西北部的印第安原住民绘画产生了兴趣，那些画作很有特色。还有美国西北部常见的图腾柱——在西雅图印第安地区尤其常见，上面通常刻有鹰、熊、野猪和一些宗教符号，这些对我来说都很重要。美洲原住民对自然和动物的态度对我影响很大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受美洲本土的影响更深，比如原住民的价值观、艺术、对动物和人类亲近关系的理解——这可以通过他们吃鱼和野味前所进行的感恩仪式表现出来。

你是中国人，所以你问我关于中国的问题，但我要谈的是东亚——日本、韩国，台湾和大陆，还有越南，

这些国家（地区）对我来说都很重要，我觉得没必要把它们区分开来。日本也有很多很好的山水画。实际上，我是对文明本身和它的发展感兴趣。前面我说到，我对各种诗歌都有兴趣，比如希腊诗歌、法国诗歌和英国古诗，而中国诗歌则是展示文明发展过程的一个最好的例子。这些接触对我来说都是必需的，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只抱着美洲本土文化和价值观不放。当然，有很多亚洲人在美洲生活，西雅图附近就有很多中国人和日本人，所以我进大学之后，选择了和中国历史、东亚简史以及美洲人类学相关的专业，并开始了解佛教、道教和儒家哲学。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读了《道德经》，觉得非常棒，后来我还读了《庄子》和《论语》，慢慢开始接触到佛教著作和经文——其中一些是印度的，最后我接触到了禅宗。

可惜那时美国人不能到中国来，所以我萌生了到日本进修的念头。但我必须先攻克语言难关，于是我放弃了印第安纳大学的美洲语言学专业，转到伯克利大学东亚语言学系，选修了中国文学和当代日语。

杨子：您做过陈世襄先生的学生吗？

斯奈德：他是我老师。就是他让我翻译寒山诗的。

杨子：你们一起讨论寒山吗？

斯奈德：是的，他指导我翻译。

杨子：陈世襄对您有什么影响？

斯奈德：当时陈教授教了我一个学期课程，是唐诗三百首，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翻译，想看看自己能走多远。后来我又选修了他关于寒山的课程，这次是一对

一地教学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学了日语会话和日语读写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的汉字词汇量和日语词汇量都扩大了，有些字我知道汉语读音，也知道日语读音，这一点很管用。中文和日语同时学，大概学了3年。我们也看一些司马迁的著作。补充一点：在和陈世襄学习中国诗歌之前，我读过一些中国诗歌译作，其中大部分是庞德和阿瑟·威利翻译的。当时我尽可能多读这类译作，然后才转入研究原作。在和陈教授学习的过程中，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诗歌的格律，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比如固定的格式，五言诗、七言诗，都是非常书面化、形式化的诗歌。

杨子：在您把寒山和白居易的诗翻译成英文的时候，不会考虑把古代格律诗的形式直接移植过去吧？

斯奈德：形式上的移植是可行的，可以押韵。翻译的时候，我会按照原文的方式断行，一行一行翻译，尽量贴近原文，每行尽可能译成5个音节或7个音节，这是可以做到的。后来，我尽量把中国诗歌的一些特点融入到我的第一本诗集里去，使用了很多单音节的英文单词，比如 dog, cat, red。

杨子：我注意到您最初翻译的两位中国诗人，一位是寒山，他是著名的诗僧，还有一位是白居易，他也是和佛教关系非常深的一个诗人。这个时候您和佛教接近到什么地步了？

斯奈德：苏轼是一个很好的佛教徒，连他的禅宗老师都很赞赏他的佛学见解。杜甫不是佛教徒，他也是个很棒的诗人。苏轼是个好诗人，杜甫也是个好诗

人，杜甫可能比苏轼更好。但是，你知道，好的佛教徒从来不会用这一点标榜自己(笑)，所以，可能杜甫也是个佛教徒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此外，我不仅对东亚的诗歌和绘画感兴趣，也尽可能汲取欧洲文化的营养，而非只重东方忽略西方，两者我都很看重。但我肯定不会成为一个基督教徒。如果我是一个古希腊人，我会成为一个多神教徒。我的家人对基督教完全不感兴趣。

佛教最重要的一戒：不杀生，非暴力

杨子:您是在日本学习禅宗的。

斯奈德:我年轻的时候，很多禅宗经典都被翻译成日语，日本有很多禅修学堂，于是，1956年我到了京都，在日本临济宗的禅堂里和禅修老师、其他僧人一起研究公案。日本禅直接来源于唐朝的禅，它们使用的典籍都是一样的。

杨子:能说说您在日本学习禅宗时，对您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师傅吗？

斯奈德:不能，我不会谈论这一点。禅宗之外，我也进行了很多佛学方面的研究，比如研读典籍——包括梵文佛教典籍，我能看懂一些基础的梵文词汇。梵文佛经强调佛教伦理中最重要的一戒，ahimsa——不杀生，非暴力。甘地和马丁·路德·金就是 ahimsa 最著名的两位践行者。佛教倡导和平主义，尊重其他生

命，这和美洲本土的一些观念非常接近。而基督教、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同宗同源（都源于古犹太教），他们关心的是人而非其他生物。

杨子：很多年前日本有位僧人（最澄）把佛教的二百五十戒减到十戒；后来又有一位僧人（亲鸾），主张和尚可以吃肉、可以结婚；二战以后日本赞同结婚吃肉的和尚越来越多，遍及各个流派。有位著名日本思想家认为，现在的日本佛教实际上是没有戒律的。在您看来，戒律对佛教意味着什么？是否可能存在没有戒律的佛教？

斯奈德：这些我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禅。现在每个国家都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。我再回过头去说说禅堂里的生活。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都很少，粗茶淡饭，每天劳作，打扫庭院，长时间坐禅，面见老师，研究公案，冬天没有暖气，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严苛的修行。好在我年轻时常常登山。这个群体一向以苦为乐，对我来说，禅堂生活和登山差不多。

杨子：您在修禅的过程中有过顿悟之类的神奇体验吗？

斯奈德：我们不谈这些。佛教有很多是不可说的。在日本住了10年后，我回到美国西岸，加州。后来的40年，我和我的朋友都住在山区，期间我一直在写诗。